



编者按

这一天的情感合奏曲。
鲜明符号。本期文艺副刊,让我们用心『聆听』大江南北在喝腊八粥、腌腊八蒜等习俗也代代相承,成为传统文化的涵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在腊八节这一天从古至今,腊八节祭祀祖先、祈福迎祥的节日文化内涵称为『腊日』,即『腊八节』。
新旧交替的农历十二月定为『腊月』,农历十二月初八日被『腊月』。公元前11年,秦始皇下令制定历法,将冬末初春动,这种祭奠仪式称为『腊祭』,因此农历十二月也被称为『腊』通『猎』,古时民间在冬日要猎杀禽兽举行大祭活新旧交替的意思(《隋书·礼仪志》记载);另一说何故岁终之月称为『腊』:一说为『腊者,接也』,富有

母亲的“腊八面”

杨明庆(四川)

每年的腊八节,母亲都会熬上一锅香喷喷的腊八粥,等着我们回去团聚。今年的腊八节到来之前,我对年近八十的母亲说:“咱们这次换换口味,重温一下‘腊八面’吧!”

母亲闻言先是一愣,然后笑着同意了。

说起这“腊八面”的来历,要追溯到四十多年前的旧时光。

那个时候,家里特别穷,父亲常年在外出务工,母亲在家不仅要做家务,还要照顾我们兄妹几个。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我们最盼望的时光莫过于过年过节了。无论平时的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母亲总会在节日里为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每年过腊八节的时候,她都会熬上一锅粥,哪怕粥里面只是加了些土豆和菜叶,也美其名曰“腊八粥”,对我们来说,那一锅粥已经是人间美味了。

有一年,家乡遭了旱灾,粮食几乎颗粒无收。为了多挣点钱过个年,到了寒冬腊月,父亲依然没有回家,向家里带活说有个活儿要赶着在年前做完,腊八节就不回来过了。可是他并不知道,当时家里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

我们兄妹几个都还很小,大哥不过十一二岁,小妹只有五六岁,我们并不太懂当时家里的状况意味着什么,全都等着盼着腊八节这天母亲给我们熬腊八粥呢。而那一年的腊八节,母亲只是煮了一锅面条,她乐呵呵地招呼我们说:“来来来,年年喝腊八粥,都腻了吧,今年换个口味,尝尝妈给你们做的‘腊八面’!”

我们几个孩子只知道腊八粥,从未听说过“腊八面”,都觉得特别新鲜。围在桌子边后我们才发现,那看起来不就是一碗普通的面条吗?看出了我们的疑惑,母亲解释说,这面条里有很多我们平日里爱吃的东西,比如花生、胡萝卜、青菜、土豆,还有很多肉,只是她把这些东西捣碎了,我们看不见而已。

听了母亲的话,我们信以为真,一个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最后竟喝得连汤也不剩,还高兴地四处向人炫耀,说自己吃到了最好吃的“腊八面”。

很多很多年后,母亲才告诉我们,那一年的腊八节,看着家里仅剩的一些面粉,她只能做一些面条煮给我们吃。并且,那就是一锅清汤面条,里面除了有几片菜叶,什么都没有。为了让我们高高兴兴地过好那个腊八节,她“骗”我们说里面加了很多东西,并且还给它取了个应景的名字——“腊八面”。

“腊八面”让我们感受到了母亲的不易,在那段艰辛的岁月里,母亲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依然对生活保持着一份乐观和豁达的心态,即使日子过得艰难,她也不忘把她的爱传递给我们,变着法子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过上一个快乐的节日。

当我们读懂了这碗“腊八面”之后,在人生的道路上再遇到任何困难,也都无所畏惧了。

今年的腊八节马上就要到了,当那一碗“腊八面”从我的记忆中再次浮现时,那些艰辛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伟大的母爱却仍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们,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我要把这碗“腊八面”当作母亲的长寿面,愿她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我们的节日

腊八节

腊八蒜里的流年碎影

徐俊霞(山东)

农历腊八,俗称“腊八节”,不管是在南国还是北乡,人们大多知晓腊八节要煮腊八粥,却少有人知晓腌腊八蒜的习俗。

小时候,每年一到农历腊月初八,母亲就忙活起来了,她先到醋房打来上好的米醋,搬出那些陈年的瓶瓶罐罐清洗晾干,再从厢房的房梁上摘下两把大蒜,精心挑选出瓣多且瓷实的紫皮大蒜,以备腌腊八蒜。

紫皮蒜的瓣小,劲小了不好剥,劲大了又会抠破蒜皮,幼年的我经常帮倒忙,剥不干净的蒜还得母亲进行二次返工。母亲说:“剥蒜辣眼,你在一旁看着就好了,等妈老了,干不动了,你再来帮我。”我只好乖乖地坐在一旁看母亲剥蒜,那些紫皮蒜在母亲的手里是那么听话,脱去外衣,脱去内膜,不大一会儿就剥了满满一盘子。

母亲把剥好的蒜放进一个敞口大瓶里,再倒入米醋淹没大蒜,密封瓶盖后放至背光处。母亲说:“等到了春节那会儿,腊八蒜就变绿了。”这在小孩子的眼里是一件新鲜事,在北方光秃秃的冬天,还能见到一抹绿,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食物。

我一直不明白母亲固执地用紫皮蒜和米醋来腌制腊八蒜的原因,直到长大后尝到了饭店里用白皮蒜和陈醋腌制的腊八蒜,那叫一个难吃,不但味道相差了十万八千里,颜色也不够正宗,这才领悟到母亲的匠心独运。

腊八蒜还有个俗名叫“腊八算”,母亲在腌制腊八蒜的时候经常念叨:“等过年的时候好好算计算计。”每到这个时候,我总在心里暗笑,我们家里又不是做生意的,有什么好算计的?当时年幼,我怎会明白母亲的心思,每到年终岁尾,母亲是要合计一下这一年的收成:这一年下来,麦子、玉米是不是丰收了?棉花进账多少?鸡鸭牛羊进项多少?再做好来年的打算:开春小孩子要交学杂费了,地里的庄稼要施肥了,这都是一笔笔不小的开支。

作为一个持家有道的家庭主妇,有点斤算计,又怎能把日子安排得稳稳妥妥?“腊八蒜,腊八蒜,吃了一辈子不受难”,过年吃腊八蒜,在母亲的心里象征着好日子的到来。

腌上腊八蒜后,母亲开始忙过年的事情,她每天都忙得闲不下来,而我每天都饶有兴趣地关注着瓶子里腊八蒜的变化,一天天地掰着指头盼望着春节的到来。气温一天比一天低,雪下了一场又一场,瓶子里的腊八蒜一天比一天绿,起初还是青黄混搭,慢慢地就转成通体碧绿了。等到了除夕夜,翡翠碧玉般的腊八蒜就粉墨登场了。

腊八蒜就饺子吃是一种大众吃法,除此之外,腊八蒜还可以和白菜、牛肉、肥肠、猪肝搭配在一起炒菜……总之,腊八蒜是我们家整个春节期间饭桌上的主打小菜,过大年吃的饭菜都比较腻,腊八蒜清清爽爽,是全家人的最爱。母亲泡制的腊八蒜因为选料精细讲究,口感酸辣脆爽,特别受欢迎,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时,都喜欢尝几瓣母亲亲手腌制的腊八蒜。

现如今,在城市打拼的我也应该像乡下的母亲一样,一边体会幸福的味道,一边做好打算,好好规划一下今后的生活。

腊八的诗

李富(内蒙古)

一碗粥
在唐诗里熬煮
黏黏的 香香的 甜甜的
架起古老的锅灶

一坛蒜
在民谣里浸泡
脆脆的 绿绿的 辣辣的
腌制熟悉的味道

一首歌
在面盆里发酵
爽爽的 热热的 软软的
染绿春天的词藻

一个梦
在鞭炮里远眺
红红的 绿绿的 美美的
绽放多彩的骄傲

伸出手
迈开步
让希望自由舞蹈
腊八
托着正款款走来的新年
摇曳,闪耀

腊八这一天

丁学东(江苏)

腊八,一个古老的词汇
溅落在清瘦的河湖
出没于冬天的朋友圈
铸就一个特殊的节日
告诉你活着的诚实

菩提树边,腊梅挺立
枝头,还挂着希望
挂着祝福
在腊八粥的清香中
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如雪花般,飘飞在岁月的半空

腊八的虔诚,成了惯例
成了信仰的一部分
此刻,没有哪个词
比丰年更为生动
没有哪个词
比物阜更为亲和

在腊八这一天
我们抚摸历史
祈祷明天

过了腊八就是年

邱立新(辽宁)

那年冬天,父亲和爷爷去北边给生产队买牲口去了,家里没有壮劳力去河套砍柴背回家,没有柴来取暖,屋子里特别冷,一进腊月我就伤了风。

一天早上,我刚刚睁开眼,就闻到屋里飘散的饭香味。奶奶把火盆端到炕上,摸着我的额头说:“快起来烤烤火,喝点腊八粥,发发汗病好得快。”

这时候,母亲也把一碗碗盛好的腊八粥摆到了炕桌上。喝粥时,我发现我喝的是白米红枣粥,而奶奶、哥哥和母亲喝的是高粱米红枣粥。

十二岁的哥哥说:“妈,我也要喝白米粥!”

“大小儿,你妹妹有病才喝的白米粥,家里的白米要留着过年呢。”母亲把自己碗里仅有的一颗小红枣夹到了哥哥的碗里。哥哥撅起了嘴,呼啦啦地喝着粥,把声音搞得十分响亮。我说:“妈,我吃不下,想再睡会儿。”然后就盖上被子躺下了。

下午,暖阳从格子窗缝里挤了进来,晃得我睁开了眼,胃也被召唤醒了。我说:“妈,我要喝白米粥。”在炕上纳鞋底儿的母亲说:“粥在锅里热着呢,我这就给你端来。”

可当挪开那个沉重的木锅盖时,母亲看到蒸帘上只放着一个空碗,透亮晶莹的白米粥没影儿了。

我哇哇地哭了起来。母亲说:“一定是大小儿吃了妹妹的白米粥!”说着就拿起了笤帚。

这时,哥哥正在院里和几个伙伴玩耍,母亲举着笤帚向哥哥喊:“大小儿,是不是你偷吃了妹妹的白米粥?”

哥哥是村子里有名的淘气包,平时常挨父亲的打,但母亲很少教训他。可那一次,母亲的笤帚一直紧紧地撵着他,哥哥只好跳上了墙头,再由墙头跳上了房顶,母亲没了辙儿,只好回了屋。

过了一会儿,奶奶问:“大小儿还在房上呢?让他下来吧。”母亲推门出去瞅了一眼后回来来说:“这混小子早溜下来跑没影儿了,等他晚上回来,不给他饭吃!”

冬天的日头落得快,当大锅里的高粱米饭混着柴火烟飘出香味时,哥哥还没回来。

母亲把高粱米饭和白菜汤端上桌来,我们闷声吃完了饭,哥哥还是没有回来。

天完全黑透了,想起哥哥平日里待我的好,我的心如麻雀乱撞一般不安起来,坐在炕上搓麻绳的奶奶也坐不住了,对母亲说:“大小儿还没回来,我去找找吧。”

母亲说:“这淘小子不是常回来晚吗?也许是野到别人家吃饭去了。”可她嘴上虽这么说着,人却抢在奶奶前面出了屋。

等到油灯快灭焰时,母亲一个人回来了。奶奶见哥哥没跟回来,脸色大变,说:“快让队上用广播喊喊吧。”母亲转身又出了门,我和奶奶也跟了出去。队上的广播播了三四遍,母亲也把地上的雪踩得全村都能听到响,可还是没见到哥哥的影儿。

这时有人说:“白天见你家大小儿往河套去了。”我们听了,心里有了火苗苗一样的希望,我冻得像猫抓一样疼的双脚也不疼了,由奶奶牵着急忙向河套跑去。走了很远的一截路,忽然听见前边有脚步声,一团黑影隐隐地晃动着的。

“大小儿……大小儿……”
“哥……哥……”

我们的喊声一声比一声紧。

那团黑黢黢的影儿也向我们慢慢地移来。

“奶奶!妈!”
“大小儿!真是你!”母亲用比抄笤帚打哥还快的速度奔了过去。

“大小儿,天黑了咋不回家?让人担心死了!”母亲带着哭腔的责怪声在雪野里飘荡。

“妈,我不该喝妹妹的粥……”哥哥呼哧呼哧的声音吹开了夜的寒风,“咱家没柴烧,我去捡了柴……”屋里暖和了,妹妹的病就能好了……”

走近了,我才看见哥哥的背上背着小山一样的枯树枝。母亲的泪扑簌簌地往下落,一把就把哥哥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那一晚,最会过日子的母亲把预备过年吃的猪肉切下了拳头大的一块,包了两盘猪肉酸菜馅的饺子。她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咱们今天先尝尝年的味道。”

煮饺子时,哥哥背回来的枯枝在灶里烧得噼啪响,包好的饺子下到滚开水里,像小白鹅一般起起伏伏,馋得我们直流口水。

这一夜,冰冷的土屋里又升起了暖暖的热气。

